

范氏古桥

王琼华



范氏古桥。

胡梦 摄(湖南图片库)

汝城益道村范氏古桥，一座似乎被世人忽视的桥。

呵，怪不得它遭“冷遇”。桥头，即三拱门范家村口，巴掌大的地方，竟然立有三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即范氏家庙、中丞公祠与绣衣坊。范氏古桥上络绎不绝的游人，皆是冲这三处堪称汝城文化地标的古建来一饱眼福的。我曾陪电视台来这拍“远方的家”和“走近乡愁”专题节目，也没见镜头往范氏古桥晃一晃。

绣衣坊，中丞公祠，皆是为纪念范家村人、明代监察御史范辂而建。明正德十一年(1516年)，范辂巡察江西，依例拜访封藩南昌的宁王朱宸濠。宁王竟要求地方官员穿朝服拜见。朝服是臣子对天子之礼，此举无异于将自己等同于天子。面对位高权重的藩王，官员大多噤声自保，范辂却不顾个人安危，上疏弹劾，之后被诬陷下狱。后来宁王果然发动兵变，被王阳明平定，范辂才得以沉冤昭雪。走出牢门时，范辂仰头一吁：“此心若有纤毫伪，口舌飘零不得还。”绣衣坊于1520年由湖广监察御史毛伯温等地方官员主持修建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彰显范辂身上那股刚正不阿的品格。

不过，范辂名气再大，也是范氏后人，中丞公祠哪怕紧挨着范氏家庙，仍是往后缩了缩。

有趣的是，砌绣衣坊时，却没跟范氏家庙一个朝向。它一侧身子，竖向立在家庙大门右旁，与范氏家庙像是构成了一个大写的“L”字。有人揣摩，地理先生当初抑或拿罗盘瞄了好几眼，才确定绣衣坊方位。

结果我了解到，绣衣坊朝哪个方向，与这座横跨寿江的范氏古桥有关。

原来，当时来建绣衣坊的官员，得知范辂正德年间在这座石拱桥上跟家人乡邻一一道别，不久登进士。从此，范辂正气凛然地书写属于自己不凡的人生篇章。这官员便称，那这石坊就正正当当朝向石拱桥吧。

待到绣衣坊动工时，村中匠人感念这段渊源，又特意从桥上旧石栏中，精心择取两块青石，砌作绣衣坊的根基。一取桥之旧石，一立坊之新基，桥与坊便从此骨肉相连，息息相通。

而这座桥的建成，得从三拱门范家人自古即有正月里舞香火龙的习惯说起。

范家村人用心，香火龙扎得威猛，动辄几十米长，也非常灵动。汝城香火龙已经成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，

范家香火龙是其项目的代表作。今年，范家人欣然扎成一条四十六米长的香火龙，三四百名青壮男子将它扛过范氏古桥，在县城进行巡游，引来十万人围观，唢呐地冲上热搜。

不过，范家人在古时是不将香火龙抬过寿江的。那时，村口没有这座石桥，架了几段杉木头，方便村人过往。木桥，承受不了一支庞大的香火龙队伍通过。

明朝初年，遇罕见大旱。

范家田土却不缺水。寿江对岸的乡邻便猜，该是范家人舞了香火龙，风调雨顺的祈愿，得以灵验，便邀范家人把香火龙舞过寿江。

范家人爽快答应了，却又发现，这香火龙怎么过江呢？

一诺千金。

范家人懂这道理。于是，村人筹钱筑桥。这事让对岸乡邻也十分感动，捐物捐工。

第二年的正月，一座由青石单拱、两头有青石搭级的桥建成了。这时，范家人在祠堂里扎成了一条香火龙。大桥落成之日，香火龙在锣鼓喧天中过了寿江。这条香火龙即被称为“过江龙”。

后来，范家人把过了范氏古桥有出息的村人也称为“过江龙”。范辂便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，也因他的示范，范家人中涌现了不少心怀家国、正直敢言的子弟，一个个踏着石桥走出乡关，不负故里期许，不负“过江龙”的声名。其中包括范辂之子，官至广州府知府的范永

官，廉重明慎的知府范仲赵，无归丧费的知县范仲住，节俭谦让的县令范宗裕，这些人一一皆见不凡表现。

相传进士知县范永奎，年少时家境贫寒，每日放牛割草回来，即会坐在桥阶上苦读经书。多年后，他如叔父范辂一样，考中进士。得知绣衣坊落成，范永奎曾专程回家，站在桥头，仰望了绣衣坊许久。他该是在默念叔父范辂的清廉之志吧。后来范永奎为官一方，两袖清风，卸任时唯有一箱书卷相伴，再踏古桥归乡，乡邻们皆在桥头相迎，赞他守住了“过江龙”的清名。范永奎却称，守身如初，一尘不染，无非不愿往后过往绣衣坊跟前这座桥时腿会颤颤发软。

这些范氏子弟的敬业，他们的学识，让范氏家庙中厅内悬挂上了“文章气节”“忠义勤劳”“功施民壮”“世笃忠正”及“进士”“文魁”“经魁”等闪耀着光芒的匾额。

这昂扬向上的正气，哪会没有潜移默化作用呢？

在古桥上，我遇见正在欣赏江堤上方香火龙彩绘的范良茂。听他聊过，其父早年在集体食堂做炊事员。那时家中人口多、条件苦，父亲手握“勺柄”，可谓“近水楼台”，只要他稍微放宽手，从食堂带点饭菜回来，家人的生活就能得到改善。可父亲从不肯多拿一分一毫，每次只打最便宜的菜，还常常分两碗吃着吃。面对子女的不解与疑惑，他未多解释，而是在自己的言行中坚守着范辂传下的那个“正”字。

多年后，范良茂成为税务干部，面对的诱惑与考验远比父亲当年的一份饭菜严峻。一次，一家企业趁他不在家，悄悄送来一个信封。范良茂回家拆开一看，竟是一万元现金，当即打电话给对方，让他们尽快把钱拿回去，否则上交。

范良茂在税务岗位工作几十年，得了“油盐不进”的口碑。如他所称，走过半生回头看，他才真正理解了父亲当年的“死板”并非不懂变通，而是融进血脉里的正直家风，也是祖先留给子孙的人生路标。

范氏古桥通南北，亦通古今。它成了范氏后人与先辈心灵沟通之桥。范辂一言一行，同样影响到这一方山水，于是有了地方文史研究者所称的“汝城御史现象”。

一桥渡尽青云志，累朝凝留正气魂。这座桥一直未正式取个名字，似是简简单单让它以姓氏称谓，便将范氏风骨与故土情怀，一并赋予了这座石桥。

军团行至李家渡一带，遭国民党敌机轰炸，20余名红军牺牲。危急时刻，一名红军战士舍身护住12岁放牛娃王康元，自己壮烈牺牲。为感恩恩情，王康元之父王仁德联合乡亲收殓烈士遗骸，安葬于自家豌豆地。土豪劣绅妄图掘墓毁尸，王仁德便组织群众连夜将棺木迁葬长岭界，以两块红石为碑。王家四代人接力守护烈士墓，坚守90余年。

红军遵纪爱民，百姓知恩重义。红军坚守为民初心，打扫街道、挑水劈柴、书写标语，凭借态度和蔼、买卖公平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优秀作风，让信仰的光芒照彻山野。那些鱼水情深的动人篇章，早已化作汨汨清泉，润泽代代人心。

念及此，我突然有了一种想抱抱树的冲动。我伸出手臂环抱住它深褐色的树干。它如此坚实有力，让我足够放心地将脸贴靠它，将身体倚靠于它。它一动不动立在原地，它的根延伸到了何处，我不得而知。但我知道，它会比我存活于世的日子更为长久，它会成为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叙述者——用沉默叙述变迁，用恒定表达坚韧。

红军遵纪爱民，百姓知恩重义。红军坚守为民初心，打扫街道、挑水劈柴、书写标语，凭借态度和蔼、买卖公平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优秀作风，让信仰的光芒照彻山野。那些鱼水情深的动人篇章，早已化作汨汨清泉，润泽代代人心。

念及此，我突然有了一种想抱抱树的冲动。我伸出手臂环抱住它深褐色的树干。它如此坚实有力，让我足够放心地将脸贴靠它，将身体倚靠于它。它一动不动立在原地，它的根延伸到了何处，我不得而知。但我知道，它会比我存活于世的日子更为长久，它会成为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叙述者——用沉默叙述变迁，用恒定表达坚韧。

“最好先补气。实在没得法，就慢慢开去找店，总比撂在路边等人强。”平日里她对车况一向不上心，这场意外也算给她提了个醒：上路的事，最怕心存侥幸。到了修车铺一查，胎面上扎了颗铁钉，补一下，30元。回去路上，女儿有点兴奋，说这下好了，以后在同事面前，总算能充一回“师傅”了。

换胎到底是桩小事。为人父母，能陪她走这一程，却护不了她一辈子。

这堂在路边的课，不仅管用，而且扎实。

教女儿换胎

刘晓银

“你记错了，那次是她自己动手，我不过在旁边指点一下。”

女儿没再作声，开箱取出警示牌、千斤顶与套筒扳手。我站在一旁提醒：“别顶塑料壳，要卡准底盘焊缝，支点才牢靠。”她俯身摸索了几回，总算找准位置，抬手就要顶，我又叫停：“工序不能乱，先松螺丝，再顶车身。等轮子悬空了，螺丝不好卸，还要伤刹车。”

她力气小，压两下扳手就嫌脏，说油腻腻的，工具又沉。整个人吊上去，螺丝

还是一动不动。我不再多话，踩稳扳手，借自个儿体重踩松，剩下的活，全交给她。看她指尖蹭得墨黑，忽然想起30年前在广东跑长途，也常这样在路边折腾。只是那时没想到，几十年过去，这身修车手艺，竟是留给女儿的。

卸下瘪胎，她照着对角顺序把螺帽一个个拧上，额上沁出汗珠，这才长长舒了口气。车子开出几十米，身子一晃，前轮闷闷地响——那备胎闲置多年，早亏气了。她有些慌，回头问我：“还能开到修理店不？”

初夏的傍晚，湘江河风凉飕飕的，我正换鞋准备出门，女儿的电话急匆匆打了进来，声音慌慌张张：“老爸，我车子怕是爆胎了。”

她说驾车进小区涵洞避让倒车时，突然听到“嘶”的一声，如同高压锅泄气。起初她以为是旁车，下车一看，右前轮已经瘪了。

赶到现场，女儿板着脸守在车边，双手揣兜，碰都不愿碰工具，一门心思想等我代劳。我问她警示牌放哪儿了，她一脸茫然。我摆摆手，坚持让她自己来。“这点事得自己搞定。真要独自在外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叫天天不应，怎么办？”

她抿紧嘴唇，一肚子不服：“上次姑妈爆胎，不也是你换的？”

秋风谒板仓，词韵寄骄阳

周治

“我失骄阳君失柳，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。问讯吴刚何所有，吴刚捧出桂花酒。寂寞嫦娥舒广袖，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。忽报人间曾伏虎，泪飞顿作倾盆雨。”一曲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，以天地为笺、以山河为怀，把悲壮与浪漫糅进笔墨。词行千古，余韵绵长。清秋时节，我踏访长沙板仓杨开慧故居，行走红土地，静听秋风语，在稻浪和炊烟之间，重读经典词章，回望那段滚烫赤诚的岁月。

一首词，藏着半生思念，更藏着一代人的家国大义。1957年，故人书信往来，往事涌上心头，毛泽东提笔作答，寥寥数行，写尽生死之思、英烈之敬。世人品读词句，最难忘的便是“骄阳”二字。何为“骄阳”？伟人一语振聋发聩：“女子革命而丧其元，焉得不骄？”这一个“骄”字，无关姿态容貌，不涉浮华虚名，是潇湘女儿身处乱世、不改气节的傲骨，是青春殉道、以身许国的赤诚，是山河风雨里最挺拔、最纯粹的革命风骨。跨越百年，这抹骄阳风骨，依旧在三湘大地生生不息、熠熠生辉。

九月的湘北乡野，秋光澄澈明净，遍野稻浪翻涌金黄。清风掠过田畴阡陌，带着谷物的湿润香气。眼前岁岁升平的盛世图景，正是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、舍生忘死所追寻的人生理想。怀揣崇敬之心，我缓步走入板仓，走进杨开慧烈士生活、奋斗的故土，于一砖一瓦间，触摸岁月温度，感悟信仰力量。

掩映在良田绿树间的杨开慧故居，青瓦素墙、质朴静谧，不饰繁华、不染喧嚣，恰如主人温婉谦和却坚韧不屈的一生。伸手轻触历经百年风雨的青砖墙面，微凉厚重的肌理里，沉淀着岁月沧桑，也镌刻着初心坚守。出身书香门第的杨开慧，自幼饱读诗书、涵养风骨，本可安居庭院，于乱世之中守住一隅安稳岁月。但心怀家国的她，不甘独善其身，目睹山河破碎、百姓流离，毅然挣脱封建桎梏，冲破世俗束缚，以孱弱女儿之躯，扛起救亡图存的时代重担，成为暗夜里点亮湘楚大地的一束星火。

故居堂屋之中，一张漆面斑驳的旧木桌静静陈列，朴素无华，却承载着震撼人心的岁月秘辛。那封深藏墙缝、隐匿52载才得以重见天日的家书，笔墨清秀温婉，字字千钧铿锵。没有儿女情长的缱绻私语，唯有一句赤诚誓言震撼人心：“死不足惜，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。”烽火连年，山河动荡，聚少离多成为常态。漫长孤寂的岁月里，她独守故土，悉心抚育幼子，躬身操持家事，于乡野间秘密奔走，联络革命同志，传播进步思想，走访寻常百姓，唤醒底层民众。她不求声名卓著，不图功名富贵，只以无声坚守、默默耕耘，将革命的火种深深根植板仓的乡土。

1930年的深秋，寒风萧瑟，山河含悲，阴霾笼罩星城大地。杨开慧不幸被捕，幽暗牢狱之中，酷刑折磨、威逼利诱接踵而至。敌人以骨肉亲情相要挟，以生死祸福相诱惑，百般摧残、万般逼迫，妄图动摇她的革命信仰，击碎她的坚定初心。可这位温柔纯粹的潇湘女子，骨子里藏着楚地儿女宁折不弯的气节，面对威逼胁迫，始终铁骨铮铮、寸心不移。萧瑟秋风席卷识字岭，29岁的她一身布衣素衫，从容昂首、慷慨赴义，以滚烫热血与鲜



长沙县开慧镇“板仓小镇”。

(资料照片)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立亮 摄

活青春，践行了忠于家国、忠于信仰的毕生誓言。

伫立故居清幽天井，秋风穿堂，光影婆娑。百年时光倏然重叠。恍惚之间，看见灯下她执笔伏案、缝补衣衫的身影，温柔坚韧，沉静笃定。此刻再读《蝶恋花》，终懂词中独有的革命浪漫与深沉悲壮。“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”，从来不是凭空写意的笔墨想象，而是忠魂不朽、风骨长存的真实写照。英烈忠魂凌云而上，皓月为凭、山河为证，吴刚献酒、嫦娥舒袖，是天地对英烈的致敬，是岁月对忠魂的礼赞。

“忽报人间曾伏虎，泪飞顿作倾盆雨。”一句结语，跨越天地，贯通百年。今日板仓，秋光静好，稻海鎏金，乡道通畅、村落安宁，炊烟袅袅、烟火融融，世间再无硝烟战火，再无生离死别。这山河无恙、万民安康的盛世图景，正是先烈夙愿、伟人初心，是跨越时空最深情的告慰。



杨开慧故居外景。(资料照片)

通讯员 摄